

他是《十五贯》中的“过于执”，梅兰芳、俞振飞、田汉都为他打过call 浙昆每年都有一场纪念，今年是他诞辰115周年 国樑爹爹，挽救了一个剧种

本报记者 马黎/文 吴煌/摄

每年5月18日，浙江昆剧团都会有一场纪念，一次致敬。这一天，是昆曲被列入世界非遗的纪念日，也是62年前浙昆晋京演出《十五贯》后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从“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”谈起》的日子。

这出戏捧红了几位传字辈大咖：“况钟”周传瑛，“娄阿鼠”王传淞……但很多人忽略了另一个重要角色“过于执”——当年，几乎所有顶尖“剧评人”，如俞振飞、梅兰芳、田汉、汪曾祺，都曾为他打call。

他的扮演者，叫朱国樑。

今年，先生诞辰115周年。昨晚，浙江胜利剧院，浙昆用一场特别的演出，纪念他——《一个不能忘却的人——朱国樑先生》。今天，纪念研讨会将在杭州举行。

不能忘却，一个很重的前缀。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：没有朱国樑，就没有浙昆。甚至用“一个人挽救一个剧种”来形容，也并不为过。

飘摇动荡的年代里 他挽救了一个剧种

昨晚演出谢幕时，浙昆“世字辈”艺术家一起走上舞台——朱世莲、俞康、龚世葵、王世瑶、王世菊、张世铮、郑世菁、周世瑞、沈世华、汪世瑜。如今还健在的“世字辈”几乎都来了，这是近几年都不曾看到过的画面。他们大多已年届耄耋，年龄最大的朱世莲86岁，也是朱国樑的二女儿。

此番再聚首，他们有几句话想说——

“我们团是哪年落户杭州的？”

“大概是1952年吧。”

“春天还是秋天？”

王世瑶说：“是冬天，当时是在混堂里开会。最后拍板的，还是国樑爹爹。”

国樑爹爹，大家都这样叫他。

朱国樑是宁波镇海人，上海法政学堂念大学，但后来不得不辍学，转投南画画家、苏滩艺人张柏生为师。1928年，朱国樑与师父张柏生之女张凤云合作，用两人的名字，创立“国风社”（后改为“国风”），表演苏剧。

1936年，日寇入侵，社会动荡。在朱国樑的邀请下，上世纪40年代，快撑不下去的王传淞和周传瑛投奔到他的“国风”苏剧团里，既唱昆剧也唱苏剧。

周传瑛曾这样描述那段时光——七个演员三双靴，一个乐队兼文武。全团只有一条船，在江浙沪的各个码头演出，舞台是茶馆、祠堂、墙角、桥堍……最不可想象的就是“独

脚场面”：前辈张仁发（艺名张兰亭）一个人同时操作齐钹、单皮鼓、大锣、小锣、胡琴等文武场各般乐器，一个人撑起一支乐团。

就这样，朱国樑、龚祥甫、王传淞、周传瑛、张家三姐妹（张艳云、张凤云、张娟）和他们的兄弟张仁发，这八个人，后来大部分成了浙昆初建时的元老与核心。龚祥甫、王传淞、周传瑛后来也成了张家三姐妹的终身伴侣。

周传瑛时常想念这段时光。“那几位老人的存在，对后来《十五贯》（改编本）的出现，对浙江昆剧团（新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昆剧团）的成立，对昆剧的继承和发展，有不能任意忘却的功劳。”

这也是此次纪念朱国樑的最大原因。在朱国樑的支持下，正昆舞台演出依附苏剧，衰而不绝。

早在1983年，周传瑛就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——所谓“救活”昆剧的《十五贯》（还有纪念洪昇而演出的《长生殿》），出现在这个坚持昆剧演出的破烂戏班子身上，难道完全是偶然么？……没有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，就没有《十五贯》；而没有“国风”，就没有浙江昆剧团。

《十五贯》一炮而红的背后 有着丁玲和袁牧之的不懈努力

再来说说《十五贯》。

昨天，一早从北京坐高铁来杭州的，还有朱国樑的外孙女袁小牧。

可能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但一说这个名字，你就懂了：袁牧之——中国电影的奠基人，编导了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《马路天使》《生死同心》《八百壮士》。

我们用一个小故事，来理一理人物线。

1955年春天，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养病。两人在报纸角落里发现，有个戏院在演昆曲《牡丹亭》，第二天的剧目竟是《长生殿》。丁玲很惊讶，汤显祖和洪昇的作品竟然还“活”在舞台上，绝迹多年的昆曲竟然还能看到，太难得了。

两人直奔剧场，演出开始了，服装是破旧，阵容是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但精湛的演技使他们倾倒。第二天，在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长、之后主持了《十五贯》剧本改编的黄源的陪同下，接着看《长生殿》，两位更加兴奋了。

1954年，国风昆苏剧团赶排了全本《长生殿》，这在全国的戏班里也是唯一的。这部戏的年轻女主角，叫朱世藕，是朱国樑的小女儿。她初向父亲学习苏剧，后与传字辈老师学昆剧，是剧团的当家旦角。1951年，她成为国风昆苏剧团第一任团长，只有17岁。

此刻，袁牧之被眼前青春的朱世藕吸引



朱国樑

了。帮忙牵线的黄源后来在文章中写道：“袁牧之曾是上海的著名话剧演员，当时中央文化部的电影局局长，是戏剧界著名人士，我暗中希望有他对昆剧的赞助，或可摆脱它目前的困境。”

没过几个月，1955年8月8日，两人结婚。他们相差25岁，生了3个孩子：大女袁牧女（2014年去世），小女袁小牧，儿子袁牧男。

丁玲休养期满后回京，四方奔走，告诉文艺界有个昆剧团还活在杭州。而袁牧之则找了田汉，他是当时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、戏剧家协会主席，像“国风”这类民间团体，属于他的管辖范围。

后来的事，你都知道了。《十五贯》第二年进京演出，一炮而红。

后话

在大家的回忆里，国樑爹爹总是不多话，微微笑着的。浙昆这60多年来名字的演变，“国风”没有了，“昆”走到了“苏”前面，“苏”没有了……朱国樑放弃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老字号，全身心投入到昆剧事业里的结果，他留给我们的，是对昆剧的包容和发扬。

查看《浙江日报》1956年7月13日的报道，朱国樑说了一句话：“《十五贯》成功了。但是‘十五贯’不能‘贯’到底——这只是一个开始。”

然而，开始的那年，距离朱国樑的去世，不到5年。

1961年初春的一天，他悄然离去。这个时间据说是江南所传的“老和尚过江”，按照风俗，自此可以收起一年的寒衣，迎接春暖花开。



余斌饰演朱国樑(中)。